



母亲

■苏宇红

母亲从我家离开的时候,我在外地。

我劝她多住几天,毕竟从农村出来一趟不容易,可以多看看,多走走。但母亲来几天后最终还是决定离开。

我不知道母亲走的时候是什么心情。我只是让妻子和孩子去送她一程,可母亲却说外面热,谁也不让送。

母亲的脾气永远倔得和我一样。

也许她觉得自己变老了,忽然想去她远方的儿子那里去看看,去看看她的儿子,她的儿媳,还有她整天挂在嘴边的孙女。也许她真的是老了,竟忘了来之前告诉我一声。她应该提前给我说一声的。因为她来到我家的那天,我刚刚坐上远行的火车。

母亲怅惘了很久。尽管表面上始终没有流露出来,但妻子告诉我,母亲一直都很责怪她自己的冒失和做事不周到。母亲常常会对着我的照片发呆。我的孩子问她是否是在想我时,她总是说,好孩子,你爸爸过两天就回来了。但直到她离开,我还是没能赶回来。

母亲的记忆也许真的不如以前了。她常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,常常生气地让我父亲帮她找。结果父亲找了很长时间后,生气地发现要找的那个东西竟然就在母亲手里。母亲只得不好意思地笑着,表示一种无奈。母亲的确老了。

当我满身泥泞地突然回到她的面前,母亲显出一丝惊喜但更多的是一种埋怨。她急忙将我拉进屋里,一边埋怨着我不该冒雨回来,一边为我找换洗的衣服。可她找了半天,却遗憾地发现,家里没有我可穿的衣服。母亲又是好一阵的埋怨。

外面的雨依然下着。母亲问我吃什么,我说熬点稀饭吃个馍就行了。但她执意要包饺子,我不肯。她急了,说我好长时间没吃饺子了,今天改善改善生活。我无语。

她拿着伞出去了,说是到集上买肉。可不一会儿,她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。她骂这鬼天气暗得很,连啥时间都不知道了。我看看表,下午一点多了。

午饭很简单,馒头和稀饭。母亲从做饭到吃饭一直埋怨着阴暗的天气,说老天爷不开眼,我儿回来了,也不弄个晴天,又埋怨我不提前说一声。我说,还不是跟你学的?母亲笑着,又埋怨这天气的阴暗了。

吃完饭,我要走了,母亲显得有些伤感。她问我能否住两天,我看着她,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好半天,她才说,路滑,我给你找个棍子。

我想和母亲告个别,可话哽咽到喉,却一点儿也说不出。因为我分明看到了母亲眼中隐含的泪花。我咬咬牙 接过棍子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想回头再看一眼她,看一看日渐衰老的她。可我不能回头,因为我知道,后面一定有一双流泪的眼睛正看着我渐渐地远去……

我昂起头,大踏步地走着。而我的泪,再也控制不住……



送娘去老年公寓

■朱秀丽

爹于早几年去世,娘坚持独自一人住在老房子里,不愿与儿女同住。过了两年孤单日子,娘日渐苍老,手脚愈发不灵便。

儿女们担心娘万一有个闪失,于是发动亲朋好友为娘找保姆。在两年多的时间里,断断续续用了四五个保姆,但总不尽人意。年轻的姑娘、媳妇大多外出打工去了,中年妇女大多要守着家,还要带孙子。能出来当保姆的,家里多多少少还有些牵挂,需要偶尔兼顾。而娘也很挑剔,不是嫌保姆做的饭不好吃、卫生习惯不好,就是嫌保姆不够勤快、好吃懒做,亦或是两人脾气不相投。

终于,娘住的老房子拆了。娘只好跟随儿女。五个儿女分住在三个不同的城市,虽然相距都不太远,但也足够娘奔波的。特别是去住着楼房的儿女家,四楼、五楼的高度使曾经腿部骨折的娘望而生畏,被搀扶着也得半个小时才能进屋。每一次的攀爬,都令娘心虚不已。因此,娘进了楼房以后就不愿再下楼,一呆就是近一个月。这对一辈子住惯了平房的娘来说,无异于蹲牢笼。更可怕的是,上班时间,儿孙们上班的上班、上学的上学,留下娘一人在家,无奈和孤独可想而知。娘的身心自然好不到哪去,隔三差五地出些小毛病。

这样的时日持续了一年多,娘的问题成了儿女们心头的病。

儿女们考虑再三,经过协议认为还是把娘

送到老年公寓比较好。考察好一家较好的老年公寓后,去探探娘的想法。也许是早已过够了东奔西走的日子,也许是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,娘点头答应先去试几天,说自己的孩子还会害自己?

简单收拾好行李,要出发了,娘突然哭了起来。儿女们忙用商量的口气安慰娘:“不想去咱就不去了。”娘颤颤巍巍地说想去。

到了老年公寓,安排好娘的住处,刚好是晚饭时间。几个儿女陪娘一起用餐,亦顺便考察一下伙食。娘吃了以后,比较满意,儿女们也都认可。吃住的问题解决了,娘的心理会有障碍吗?儿女们再三叮嘱服务员,一定要照顾好娘的饮食起居。

担心娘有被子女抛弃的感觉,家离公寓较近的大女儿一天几趟往公寓跑,陪娘与同住的老年人聊天、拉家常,与服务员沟通了解公寓的一些情况。渐渐地,娘受到其他老年人的感染,慢慢地乐观起来。

三天后,娘决定住下来,于是办理入住手续。大家仍然担心,怕娘不是出自真心,大女儿仍然每天往公寓跑。娘反而担心起女儿的身体,不让女儿每天来跑。于是女儿就像当初送自己孩子上幼儿园一样,安排娘要与其他老年人搞好团结,避免发生争执,要吃好睡好玩好,有问题找服务员……

娘该洗澡了,去给娘洗洗澡;过节了,接



娘去饭店吃顿饭;娘的身体不舒服了,带娘去医院检查检查。娘不再来回奔波于儿女家,生活安定了;儿女们多了几趟奔波,心里却踏实了。

“养儿防老”的观念在今天还很盛行,但怎样使老人生活更加安定,身心更加愉快,才是做儿女的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。

祝天下的老人都能安享晚年!也谨以此文献给母亲节!



开荒

■霍楠因



在网友们都热衷于网上种菜偷菜之际,我却在家门前一小块地上开起荒来。说是荒,其实这只是一片被杂草和石子、沙土、瓦砾覆盖着的鲜活湿润的土壤,在被我一锹又一锹地翻动之后,这些慵懒和荒芜开始显露出它整洁端庄的另一副面孔。

经年累月地戴着这样一副尖厉凌厉的面具,只是它进行自我保护的方式吧。一旦被我热情高涨地开垦,大地的脉搏在我的铁锹之下一下又一下有节奏地跳动,开始袒露出宽广博大的胸襟。这时,最适合脱掉鞋子,光起脚丫,在松软的土地上踩上几圈,让土粒沾满脚底和脚趾之间,让土壤的湿热潮湿从脚心传递到整个身体的每一丁点肌肤。

立冬已至,秋虽短暂,可属于夏日的精灵们却依然活跃。一锹之下,一条断尾的蚯蚓被刨了出来,粉红色的身体裹满了浆黄的土粒。这小伙的上半身依然不停地扭着,扭着,仿佛怕见光似的,一心只要快些钻进土里躲藏起来。还有一只张牙舞爪的不知名的长条形甲虫,两只大长牙好像动漫里的牛魔王,身体呈S型在土里钻来钻去,你不经意地捧起一抔土,不定就有一个或两个在里面游动。就在我喝水歇息时,一只蚱蜢停在了我的铁锹上,小芝麻似的眼睛灰黄暗淡,身体一动不动,好像在发愁立冬以后的生活。

这些欣喜只有在亲近泥土的时候才能惊鸿一现。平日里我们忙于一些事情,不知不觉中就会疏远了这种自然亲切的味道。大地深处的体温,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通过地表传达给地面上的人们。人们很多时候都忽略了这种熟悉的味道,特别是生活在质地坚硬冷漠的都市,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,一小块土壤都很难被寻觅得到,更别提与之亲密接触,更勿论沉醉于那份温热与鲜活。

已至黄昏,天边的霞光不时被三三两两从小路边走过的人们遮住。看到我在开荒,邻居大声地打着招呼:刨地呀,打算种什么菜呢?我把铁锹插在地里,像个农妇似的用左手按住,右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,笑着说:种什么都行,欢迎来摘啊。见我说不说偷只说摘,经常半夜起来在网上偷菜的邻居会意地笑了:行,不错,人家网上种假的,你现在动真格的了。隔壁的隔壁,一位右侧身体行动不便的老人,掂着他的板凳一步一步地向家的方向挪动,见我已开荒完毕,正在向土里挥撒一粒粒的菜种,赶忙纠正我姿势的不到位:你那样撒,萌出来的菜

苗就会太稠,要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捏住一小撮,然后轻轻地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土撒,嗯,对了,就像是在拨动琴弦的动作……那神情,恨不得亲自下到地里表演一场他的撒种秀。指导完我的撒种姿势,他又开始孜孜不倦地讲起他的种菜经:有些种子要贴着地面撒,像空心菜吧,如果撒种的时候稍微高了点就会摔死,萌不出芽来的;有的需要直接按在松软的地里,再用土把它浅浅地埋住,不要浇水,就像蒜头和葱头,它们三两天就会长出芽来……

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们,平地里低头抬头都只是打个招呼微笑一下,然而,在面对土壤的时候,在面对远离了喧嚣之后的那份宁静的时候,都忽然之间以同样的热情高昂、兴趣盎然地与我互动。

在这个周末,我们感叹于土壤的诚实:你给它豆角,它不会给你结出茄子;感叹于土壤的公平:当你一次次种下希望,在阳光映照和雨露滋润下,你一遍遍地打理,除草、浇水、施肥,它一天天萌芽、抽条、开花、结籽,到了收获季节,它一定会给你丰收的回报。



左边是亲娘 右边是爱妻

■张磊落

父亲的突然病逝,受打击最大的是母亲。她经常低声哭泣,偷偷流眼泪,又患上了重感冒。作为儿子,伤心的同时只能多给母亲以安慰。我动员母亲最信任的舅父、姨妈做母亲的思想工作,母亲的情绪、身体才有很大好转。母亲天生胆小,我兄弟四人又都在外工作,不能在家陪伴老娘。于是,我自告奋勇:“让娘先跟我到县城生活一段,待身体精神完全恢复后再定娘的今后生活。”

母亲出身贫穷,平时十分节俭。母亲即使与儿子们共同就餐,也从不先吃第一碗饭,她算是吃了几十年的盘根锅底。妻子过惯了城里生活,爱干净,不爱吃剩饭。娘盛汤时把锅底刮得当当响,妻子听着觉得不舒服。我对妻说,“上段电视上讲养生之道,常吃糊锅底能治我的胃病,我让咱娘多给我刮锅底吃。”不过,我还是偷偷向娘提了一个条件:“现在条件好了,不能再那样,人家会看不起你儿子的。”

娘爱吃鸡肝,妻爱吃鸡爪。我每次去饭店,就对老板说:“来一半鸡肝,再来一半鸡爪。”回到家,我对妻说:“娘想吃鸡肝,又让给你买了鸡爪。”然后我又转身对娘说:“你儿媳想吃鸡爪,又让给你买了鸡肝。”第二天,娘和妻都早早起床,我则吃了一个最香最饱的早餐。

没有锅边不碰勺子的,母亲一时想不开:“干脆我回老家算了,家里有房有地,还有老邻居。”妻子听了半截,追问我娘到底说的啥。我偷偷对妻说:“娘说咱工作忙,你身体还好,不想麻烦咱,想回老家住。”妻子严肃地说:“那怎么行,让娘回家种地,岂不让邻居、同事看不起?”为让母亲晚年幸福,我们弟兄定下来轮流陪伴照顾母亲。为增加婆媳感情,弟兄们秘密决定,从娘的积蓄中拿出一部分,弟兄们再兑一部分,以母亲的名义为四个儿媳请了四个金佛项链。娘对我们说:“我还真没有想到。”几个儿媳妇说:“娘想得还真周到!”

在家中,我是融合剂,又是过滤器。娘理解儿子:“你真不容易!”妻体贴丈夫:“我会照顾好这个家!”

哥儿们,愿天下父母健康长寿,愿天下的爱妻与母亲幸福平安!